

作者序

后面的故事创作之时，正值不加选择的重修教堂之狂热浪潮刚刚波及英格兰西部最偏远的地带。在那里，海边那些荒僻索落、凄清悲凉的风物地貌，长久以来与散落在沿海的那些粗糙鄙陋、哥特风格的教堂建筑和谐协调，浑然一体，因此使得所有在风格上企图标新立异的建筑都显得不伦不类，大杀风景。中世纪的精神早已魂飞魄散，企图重新复活其死气沉沉的僵尸，无异于整修翻新那些毗邻的绝壁峭石，是很不恰当的。

正是这种大举修复教堂之平淡无奇的事件，为本书叙述3个人物悲欢离合的虚构故事提供了合适不过的框架，他们的情感经历与这种具体环境不无相通之处。

“博特勒尔堡”一带的海岸和乡村现在正名扬遐迩，尽人皆知。我要补充的是，在我为那些表现乡村生活和热情并非尽善尽美的小小戏剧贸然搭过舞台的所有方便之地中，这个地方是最偏西边的；它靠近或者说稍稍越过古代韦塞克斯王国在那个方向之模糊不清的边界，这个边界就像现代美国的新拓居地西移不止一样，总是不断前进，难以确定的。

不过，即令如此，也无关宏旨。这个地方（至少对一人而言）是无可比拟的梦幻和神秘的故乡。幽灵一般的飞鸟，棺罩似的大海，徐徐吹来的微风，永不止息、喁喁私语的潮水，仿佛是从沿海那些巉岩峭壁里呼吸出来的暗紫色的花卉，

所有这一切，赋予整个景致一种宛如夜景中的暮光的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座濒临大海、巍峨屹立的绝壁在本故事中扮演着角色。由于某种已被遗忘的原因，这座绝壁在故事中被描绘成无名崖。说得准确一些，确有一座不同凡俗的绝壁与故事中所描绘的那座在许多方面颇为相象，但并无什么奇闻异事与之相连，因而名不经传。

1895年3月

又及：这个故事的第一版，于1873年初夏分三册问世。就情节而言，它表现的是一个尚处于传奇阶段的构思，这个构思在后来的一本书中得到进一步展开。在饱学博雅的批评家看来，本书对于生活的看法之浅陋，艺术手法之粗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假使依照后来的评判标准进行修改，即令有这种可能，也只能落得使原故事所具有的清新流丽、自然洒脱的风貌荡然无存的结果，所有类似的努力，其结果概莫能外。

再就本传奇故事的地志问题作些补充，以飨读者，尽管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那栋唤作“恩德尔斯多府第”的宅第在很大程度上确有其物，不过，只有到离其虚构的位置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才能寻觅到它。故事里的那座教堂，也比它的真实原型更朝大海敞开。

托马斯·哈代

1912年6月

作者序

后面的故事创作之时，正值不加选择的重修教堂之狂热浪潮刚刚波及英格兰西部最偏远的地带。在那里，海边那些荒僻索落、凄清悲凉的风物地貌，长久以来与散落在沿海的那些粗糙鄙陋、哥特风格的教堂建筑和谐协调，浑然一体，因此使得所有在风格上企图标新立异的建筑都显得不伦不类，大杀风景。中世纪的精神早已魂飞魄散，企图重新复活其死气沉沉的僵尸，无异于整修翻新那些毗邻的绝壁峭石，是很不恰当的。

正是这种大举修复教堂之平淡无奇的事件，为本书叙述3个人物悲欢离合的虚构故事提供了合适不过的框架，他们的情感经历与这种具体环境不无相通之处。

“博特勒尔堡”一带的海岸和乡村现在正名扬遐迩，尽人皆知。我要补充的是，在我为那些表现乡村生活和热情并非尽善尽美的小小戏剧贸然搭过舞台的所有方便之地中，这个地方是最偏西边的；它靠近或者说稍稍越过古代韦塞克斯王国在那个方向之模糊不清的边界，这个边界就像现代美国的新拓居地西移不止一样，总是不断前进，难以确定的。

不过，即令如此，也无关宏旨。这个地方（至少对一人而言）是无可比拟的梦幻和神秘的故乡。幽灵一般的飞鸟，棺罩似的大海，徐徐吹来的微风，永不止息、喁喁私语的潮水，仿佛是从沿海那些巉岩峭壁里呼吸出来的暗紫色的花卉，

所有这一切，赋予整个景致一种宛如夜景中的暮光的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座濒临大海、巍峨屹立的绝壁在本故事中扮演着角色。由于某种已被遗忘的原因，这座绝壁在故事中被描绘成无名崖。说得准确一些，确有一座不同凡俗的绝壁与故事中所描绘的那座在许多方面颇为相象，但并无什么奇闻异事与之相连，因而名不经传。

1895年3月

又及：这个故事的第一版，于1873年初夏分三册问世。就情节而言，它表现的是一个尚处于传奇阶段的构思，这个构思在后来的一本书中得到进一步展开。在饱学博雅的批评家看来，本书对于生活的看法之浅陋，艺术手法之粗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假使依照后来的评判标准进行修改，即令有这种可能，也只能落得使原故事所具有的清新流丽、自然洒脱的风貌荡然无存的结果，所有类似的努力，其结果概莫能外。

再就本传奇故事的地志问题作些补充，以飨读者，尽管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那栋唤作“恩德尔斯多府第”的宅第在很大程度上确有其物，不过，只有到离其虚构的位置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才能寻觅到它。故事里的那座教堂，也比它的真实原型更朝大海敞开。

托马斯·哈代

1912年6月

第一章

“在西方宝座上，坐着一位美丽的童贞女。”①

埃尔弗丽德·斯旺考特是一位很容易表露感情的姑娘。这些感情的性质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究竟什么性质，唯有那些留意她一生生活环境的人才会知道。

她的外貌综合了许多非常有趣的特点，而其独特之处正是在于这种综合，而不在于那些单个成分。事实上，跟她交谈的时候，你看不清她相貌的外形和实质：有种魅力使得说话人无法对她的外貌进行具体研究，倒不是因为她举止得体，产生了保护作用（她的举止是孩子气的，几乎并不得体），而是由于她的说话本身粗犷，具有吸引力。她一辈子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一些闲汉子朝着她指指划划，她也毫不动心。到了19、20岁上，她的社交意识还不如城里一个小5岁的小姑娘。

不过，她身上有个部位你肯定注意到了：那就是她的那双眼睛。从那双眼睛里，你能看到她的全部精华；你无须继续寻觅：她就在此生活。

这是一双碧蓝碧蓝的眼睛，蓝得就像一望无垠的秋

①引自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二幕第一场。

色——蓝得就像在阳光明媚的9月早晨，我们看到介于连绵不断、岗峦起伏的群山，和树木丛生的坡地之间的那种蓝色。这是一种茫茫苍苍，朦朦胧胧的蓝色，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表面，你看到它的里边，却看不见它的外面。

她的到场没有多大影响，影响微乎其微。有些女人能使自己的个性渗透到整个宴会大厅，埃尔弗丽德的个性还不如一只小猫的影响之大。

埃尔弗丽德有一副独特的脸部表情，她总是露出沉思的样子，就像圣母玛利亚像^①上的那种脸部表情，只是并不那样全神贯注：就像鲁宾斯^②的美人画——包括他的普通作品和不朽作品——上最常见的那种热情洋溢，生气勃勃的女人脸部表情，只是并不那样明显放荡。葛雷基欧^③笔下女性的那种典型的脸部表情——那种流露出深刻的眼泪也无法表达的渴求思绪^④的脸部表情——她有时也有，但在一般情况下很少有。

埃尔弗丽德·斯旺考特的生活到了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可以说，一股更深的暗流永久地潜入了她的心底。那是

① 拉斐尔所作，收藏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皮蒂宫里。

② 彼得·保罗·鲁宾斯（1577—1640），佛兰德（现属法国及比利时）画家。

③ 安东尼奥·亚历格里·达·葛雷基欧（1494—1534），意大利画家。

④ 此句出自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的《不朽颂》的最后两句：

“对于我，最微贱的花朵常能给人
深刻的眼泪也无法表达的思绪。”

一个冬天的下午，她发现自己以女主人的身分，面对面地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面前——不仅如此，她还怀着米兰达^①一般的好奇和兴趣盯着他看，她可是从来没有这般看过人的。

她的父亲是下韦塞克斯外一个教区的教区长，一个丧了妻子的单身汉。这一天，他正痛风病发作。埃尔弗丽德料理完家务以后，感到心神不定，几次走出房间，上了楼梯，去敲她父亲的房门。

“进来！”里面总是传出一个亲切、响亮的回答。

“爸爸，”她有一次对父亲说。她的父亲50岁，长着一张红扑扑的脸，是个英俊漂亮的男子。他裹着晨衣，躺在床上，嘴巴里发出瓶子爆裂一般的噗噗、啞啞的响声。他不时不由自主地念出几个字母，几个单词，几乎是在诅咒。“爸爸，你今晚不下楼了吗？”她一字一板地说，他的耳朵听不大清楚。

“恐怕下不去了——哎——呀——呀！——真的恐怕下不去了，埃尔弗丽德。哎——哟——哟！这个该死的脚趾头，连盖块手帕还受不了，哪能套上袜子，穿上拖鞋——哎——哟——哟！又痛起来了！不行，我明天才起得了床。”

“那样的话，我希望那位伦敦客人不要来；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爸爸。”

“呃，确实有点别扭。”

“我觉得他今天不大会来了。”

“为什么？”

^①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中的人物。此处说明埃尔弗丽德缺乏与男人交往的经验。

“风刮得那么大。”

“刮风！你怎么想得出来，埃尔弗丽德！谁听说过，刮了风，哪个人就不办事了？想不到我的这个脚指头突然痛了起来！……我想，要是他来的话，你一定要让他上楼来见我，然后给他弄点吃的东西，找个睡的地方。哎哟，这一切真是够讨厌的呀！”

“他非得吃晚饭吗？”

“一个人经过长途跋涉，已经很累，吃晚饭就不大消化。”

“那么就喝茶？”

“喝茶又嫌不够。”

“那么就吃茶点？家里还有点冷盘鸡，干酪饼，肉馅饼之类东西。”

“好吧，就吃茶点吧。”

“我非得给他倒茶吗，爸爸？”

“那当然啰，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嘛。”

“什么！陪个陌生人一直坐在那里，就好比我是认识他似的，而且还没人给我们介绍介绍？”

“废话，孩子，什么介绍介绍，你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专业人员，他从今天早晨天亮一直走到现在，又累又饿，今天晚上哪里还会想说话，还会拘泥礼节呢？他想要的是吃，想要的是睡，你管他有东西吃，有地方睡，这就行了。只怪我突然起不了床，没法去亲自料理。我希望，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你这类小说看得太多，满脑子离奇古怪的东西。”

“哦，不是的，要是单纯干一件这种非干不可的事，倒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过，要知道，有人来吃饭的时候，即使是我们家的熟人，你也总是在场的；这位可是伦敦来的生客呀，他也许会认为事情有点古怪。”

“好吧，就让他这么认为吧。”

“他是不是休比先生的合伙人？”

“我不大这么认为，也许是吧。”

“不知他有多大年纪了？”

“我也说不上来。我给休比先生写过信，他也给我回过信，底稿和信都在书房的桌子上，你可以去看一下，那样你对客人的情况就会了解得跟我一样多了。”

“我已经看过了。”

“哦，那你还问什么？我就知道信里这点东西。哎——哟——哟！……该死，你这个小鬼！别往上面盖东西！我连一个苍蝇的分量也吃不消。”

“哦，对不起，爸爸。我忘了，我以为你冷了，”她说。她连忙掀掉她刚刚盖在父亲脚上的毯子；等他脸上的怒气消失以后，她便出了房间，回到楼下去了。

第二章

“那是在一个冬天的夜晚。”^①

又过了两三个钟头，那天下午已经消逝在暮色之中。这时，在当地一座人迹稀少的荒山顶上，衬着天空可以看到一些线条在不停移动。这些线条现在已经勾划出两个人影，他们坐着一辆敞篷马车，迎着烈风艰难前进。

他们在旷野里作了索然无味的长途跋涉，一路上看不到一栋房子，一个人影；夜幕已在降落，但借着苍茫的暮色，四周景色仍然隐约可见，木星悄悄出现在天空中，在他们前方一闪一闪地射出明亮的光华；天狼星也从它的位置，在他们背后争相发光，给微弱的日光增添了不少生气。远处山上，偶尔有几个暗红色的光点，那是地上仅能看到的亮光。车夫好心好意地对他的雇主说，农夫正在开荒种地，那是他们为了烧掉泥炭和荆豆根而燃起的熊熊火堆。风仍然刮得很猛，白天的威力没有多少减退，三四片灰白色的薄云在低空中缓缓移动，朝着英吉利海峡向南驶去。

从火车站到旅途终点有15英里路程，他们已经走了13英里。这时，前面是一条几英里长的山谷，他们沿着山谷边缘

^① 这是在第三章里埃尔弗丽德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字。

向前走着。从寒天中的光枝秃木可以看出，这一带是周围地区草木生长最为茂盛的地方，说明土壤更加肥沃，也表明这一带的围垦，经营，比之他们经过的任何坡地都要精细。他们又往前赶了一阵，只见榆树林沿着这个肥沃的谷地向上伸展；树丛里出现了一道缝隙，缝隙里露出了一栋房子。

“那是恩德尔斯多府第，勒克西里安勋爵的府第，”车夫说。

“恩德尔斯多府第，勒克西里安勋爵的府第，”另外那人机械地重复说。接着，他别过脸去，细细地看着那栋还看不大清楚的房子。那栋模糊不清的房子本身似乎还远不至于引起他那么大的兴趣。“是啊，那就是勒克西里安勋爵的府第，”过了片刻他又说了一遍。他仍然凝视着那个方向。

“怎么，上那里去吗？”

“不；我已经对你说过，去恩德尔斯多教区长家里。”

“俺以为你改变主意了呢，先生。哪个地方你也没有看得那么长久呀。”

“哦，没有；我只是对那栋房子发生兴趣，没有别的意思。”

“据说，许多人都是这样。”

“跟我可不是一回事儿。”

“哦！……呃，俺觉得，他家也不比俺家强。”

“那怎么会？”

“按理说，他们不过是个修修树篱，挖挖土沟的农夫。可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次他们当中有个人在地里干活，和国王查理二世换了衣服，救了国王性命。查理王像个平民百姓那样，走到他的跟前，不拘礼节地说：‘穿长罩衣的

伙计，我叫查理二世，这是一点不假的。把你的衣服借我穿穿，行吗？’‘俺不在乎，’修剪工勒克西里安说；他们马上换了衣服。‘注意，’国王查理二世一面策马离去，一面像个平民百姓那样说，‘哪一天我当了国王，你就来宫里，敲一敲门，大胆地喊一声：国王查理二世在家吗？你通报一下名字，他们就会放你进去，我封你当个贵族。’你看，查理少爷不错吧？”

“的确不错。”

“呃，据说，他登上了国王宝座；几年以后，修剪工勒克西里安真的去了，他敲了敲国王的门，问国王查理二世不在家。‘他不在，’他们说。‘那么，查理三世呢？’修剪工勒克西里安说。‘在，’那里站着一个平民百姓模样的年轻人，只有他戴着王冠，他说，‘我就是查理三世。’……”

“我认为，你肯定搞错了。我记不得英国历史上有个查理三世，”另外那人用温和的口气争辩说。

“哦，历史上就是有的，千真万确的，只是没有写上去；要是你还记得，他是个脾气非常古怪的人。”

“那好吧；你接着讲吧。”

“七搞八搞，修剪工勒克西里安当上了贵族。一切顺利，直到过了一些时候，他跟国王查理四世发生了激烈争吵——”

“哪有什么查理四世？哎呀，太过分了。”

“为什么？不是有个乔治四世吗？”

“当然有的。”

“那就好，查理这个名字不是跟乔治一样普通吗？不过，不说这个了。……啊，呃！这是俺呆过的最最奇特的地

方了——俺敢打赌，就是。啊，也应当是！”

说话间，暮色已经增浓，最后一片漆黑。那栋房子的轮廓和外形都已渐渐消失。原先，墙壁比较明亮，窗户不过是墙上的几个黑点。现在窗户被灯火照得通亮，由于大楼轮廓已被黑暗吞没，与茫茫夜色浑然一体，窗户变成了几个明亮的方块。

好一会儿，他们没有再说一句话。他们爬上一座小山，到了山顶以后，又爬上另一座小山。他们在高处又走了一英里，越来越接近海边。从高处望去，只见海边有两座灯塔，耸立在地平线上，射出柔和、慈祥的光芒。他们要去的教区好像离海边不远，大约位于坎比克角和廷塔杰尔之间。接着，他们抵达另一片绿洲；一个小小的山各像鸟窝一般出现在他们脚下。车夫抽动马缰，拐了个急弯，朝小谷驶去。他们下了一个陡坡，骤然沉没在树丛深处，犹如掉进了兔子洞里。他们越来越接近谷底。

“恩德尔斯多教区长的住宅就在这里，”车夫接着说。

“这边的部分叫做西恩德尔斯多；勒克西里安家那边的部分叫做东恩德尔斯多，那里也有一座教堂——斯旺考特牧师主管两个教堂，在两地来回奔走。啊，呃！这是个十分奇特的地方。据俺所知，这栋房子所在的位置，原先是个石坑，过去盖房的人走遍牧师禄地，到处刮来泥土，填在住宅四周，并在堆起的土里种花植树，建立起一个小小乐园。而被他刮过土的地方从此成了不毛之地。”

“现任教区长到这里有多久了？”

“一年或一年半左右；反正不到两年；因为他们还没有人对他们进行造谣中伤；一般说来，到了两年，教区的人就要在

他们的熟人当中把牧师搞得臭不可闻。不过，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当然，俺经常驾车来到这里，斯旺考特牧师跟俺很熟；俺也跟斯旺考特牧师很熟。”

他们出了树林，拐了一个大弯，这时，教区长家的烟囱和山墙就隐约可见了。四周没有一点亮光。他们跳下车来；那人摸索着走进门廊，按了按铃。

那陌生人耐心地等了三四分钟，没有听到回音。他走上前去，又毅然决然地按了按铃，接着，他仿佛听到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音，门柄转动的各种响声，但还是没人出来。

“他们也许不在家，”车夫叹了口气说。“俺本来还指望在斯旺考特牧师家的厨房里吃上一点晚饭。那里总是放着肉馅饼和果馅饼，苹果酒和几口甜酒，好吃着呢！”

“好了，老乡们！不管你们是富人，还是穷人，这么深更半夜的，来到这个天涯海角，有那个必要吗？”这个时候，有人喊着说。他们回过头来，只见一个步履蹒跚的人，手里提着一盏角形灯笼，摇摇摆摆地从后门走了过来。

“什么深更半夜的！还不过7点钟呢。照一照路，让俺进去，威廉·沃姆。”

“哦，是你，罗伯特·利克潘？”

“还会是别人，威廉·沃姆？”

“客人来了吗？”

“来了，”那陌生人说。“斯旺考特先生在家吗？”

“在家，先生。请你绕过去从后门走。下了雨前门打不开，有时就是这种样子；那淘气鬼也打不开它。俺知道，俺只是个可怜的不中用的人，无法报答上帝的创造之恩，先生；不过，俺可以领你进屋，先生。”

新来的客人跟在向导后面，穿过墙上的一扇小门，接着走过洗碗槽和厨房，一路上把眼睛死死盯着前面，他对偷看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心理，不敢窥视四周房间。房间之间，是两边挂满家用壁毯的后门过道。他踏进走廊，正要被领进他的房间，突然从正门内侧的门厅里大步走出埃尔弗丽德，她是来了解为什么客人还迟迟不进家门的原因的。她看到客人从楼梯底下过来，倒是吓了一跳，没有想到他会出人意料地从侧面包抄过来。这完全是威廉·沃姆别出心裁的结果。

她现在的模样，是女人最最漂亮的模样，那就是说，她只是稍稍梳妆打扮，蓬松的髻发披在肩膀周围。她一脸的不安神色；总的来说，她并非完全像个应付这种场面的女性。客人脱掉帽子，开口说话；埃尔弗丽德怀着很大兴趣，还不无一点惊讶之感，看看她将要招待的客人。

“我是史密斯先生，” 陌生人用悦耳的声音说。

“我是斯旺考特小姐，” 埃尔弗丽德说。

她不再感到紧张。眼前的现实，与她的想象有着天壤之别。在她的想象中，办理实务的人一定是个阴沉可怕，沉默寡言，精明狡猾，上了年纪的人——一个衣服上散发着城市烟味，皮肤因晒不到太阳而呈灰黄色，说起话来满口警句的人。埃尔弗丽德大大松了口气，在客人面前露出了笑容，几乎笑出声来。

迄今为止，斯蒂芬·史密斯一直藏在暗处，我们看不分明。在他这个人生阶段，他看上去不过是个小伙子，还算不上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从他的外表判断，你不会想到他是个在伦敦从事活动的人：这样一张脸，在烟雾尘土之中是肯定长不出来的；这样一副坦诚的面容，是决不可能经历过巴

比伦第二^①的那种“厌倦，狂热和烦躁”^②的。

他的皮肤同埃尔弗丽德的一样细腻；他的脸颊几乎和埃尔弗丽德的一样红润，一样柔嫩。他的嘴巴长得如丘比特的弯弓那样完美，颜色同埃尔弗丽德的一样鲜红。他长着一头发亮的鬃发，一双明亮的、炯炯有神的蓝灰色眼睛。他还会像孩子一样脸红，有着孩子一样的举止。他脸上既没有颊须，也没有胡子，除非上嘴唇上的几根浅褐色软毛也能算作胡子的话。这就是这位伦敦专业人员的外貌。为他的到来，埃尔弗丽德还曾感到蹴蹴不安呢。

埃尔弗丽德连忙说，她很遗憾地告诉他，斯旺考特先生今晚不能亲自出来接待，并且作了一番解释。史密斯先生用孩子般的声音，大人般的口气回答说，他听到这一消息感到非常遗憾，不过，就接待而言，那是不足挂齿的。

斯蒂芬被领到了为他准备的房间里。埃尔弗丽德趁他不在，悄悄地溜进了父亲的卧室。

“他来了，爸爸。想不到一个代理人竟是那么年轻！”

“哦，是吗！”

“他的脸长得——呃——很漂亮，跟我的一样漂亮。”

“哼！还有什么？”

“没了；现在知道的就那么多。挺不错的，对吗？”

“呃，这个，还要进一步了解才能知道。你上楼去吧，千万要给那个可怜的家伙弄点吃的喝的。吃完以后，你告诉他，要是他愿意的话，让他上楼到这里来，我想跟他说上几

^①指伦敦。

^②引自英国诗人济慈（1795—1821）的诗《夜莺颂》。

句话。”

那年轻姑娘又悄悄地走下楼去。在她等候年轻的史密斯进屋的当儿，我们最好先了解一下有关他这次来访的两封信件。

一、斯旺考特先生给休比先生的信

先生：

我们正在考虑修复这个教区教堂的钟楼和侧廊；牧师俸禄的资助人勒克西里安勋爵提到，您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建筑师，希望请您来监督这项工程。

我不知道先要采取什么步骤。不过，首先可能是（如果您愿意帮忙的话，勒克西里安勋爵说您是愿意的）请您本人，或者您的哪位手下人前来看看房子，随即向教区居民和其他人作一汇报。

这个地方非常偏僻：距离铁路有15英里之远；最近的投宿地方——名义上叫做镇，实际不过是个大一点的村子——是博特勒尔堡，还要往前走两英里；因此，您还是住在教区长家里——我很乐意为您提供方便——不必跑到博特勒尔堡去投宿旅店，免得早晨再往回走。

您下个礼拜哪天来均可，我们都乐意接待您。

您非常忠实的

克里斯托弗·斯旺考特